

# 梅雨渔乐

□兴化 朱秀坤

黄梅时节,家家雨。先是滴滴答答,再是哗啦一片,风起云涌,枝叶飘摇,路面上很快就水花盛开,行人车辆皆一心往前,心急火燎赶往目的地。看看檐前挂起的小瀑布,瞧瞧墙前泛起的雨渍霉斑,还有水泥楼梯上盐卤似的返潮,撑着折叠伞,皱一皱眉头,稍一犹豫,一抬脚又走进了雨幕中。

这样的雨三天两头,断断续续,阴晴不定,缠缠绵绵,欲说还休。叮叮咚咚,涓涓潺潺,落上半天也会停。西天还可能升起一弯彩虹,引得人引颈而望,啧啧赞叹。雨后的石榴花、栀子花红白相间,一艳一素在一洗如碧的绿叶映衬下,更是让人怜爱。尤其经了雨水的栀子花更显肥大精神,一朵朵如泊在枝头的积雪触目生凉,一股子怡人的芬芳。夜晚时分,嗅着这样的栀子清香,还有阳台上盛开的白兰花、茉莉花香,滑入酣眠中,也好。只是三更了,小楼忽洒夜窗声,卧听潇潇还渐渐,仿佛梦乡里也潮润起来,湿气能穿透关节,渗入神经,赶紧又翻出棉被盖上,听着密匝匝的雨声,望一眼黑沉沉的

雨夜,端的令人心生惆怅。

因梅子黄熟而得名的梅雨时节,在家乡是极少能看到梅子结果的,看到更多的是湿气太重而生出的霉斑,晾不干的衣服上也有霉味,实实在在地令人生厌,到处潮答答的,气压又低,憋闷得让人难受。若遇那不文明的司机一踩油门,蓦然溅上一身脏水,性子躁的扯开嗓门就是一顿臭骂!

不过水乡人自有水乡人的快乐。属于梅雨季的快乐就是捉鱼捕虾。雨后复斜阳,散发乘夕凉,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桥下、渠边、池塘、菰蒲深处,便可看到有人提了鱼网,看水文,知鱼性,一网下去,打上来就是活蹦乱跳的大花鲢胖鳊鱼野鲫鱼,甚至价格不菲的老鳖鳊鱼,那边突突的机动船上,一网收起就见白花花的鱼影在挣扎,映了暮光,生动而喜人。雨季鱼多,傍水人家哪怕拎只淘箩,系上长绳,在驳岸上来回拖拉几下,提起来也有不少收获,让人油然想到“老屋挂藤连豆架,破瓢舀水带鲶鱼”的诗句,虽捕不来大鱼,小小的虎头鲨昂刺鱼、美味无

比的藻虾断少不了的,更简单的就是赤脚下水,水码头上摸几下,也能摸得半篮肥美的螺蛳,养上半日,浓油赤酱炒炒就是极好的下酒菜。记得儿时的雨季,我们还会在河边支一白纱布做成的小罟,四角用竹竿撑开,一根麻绳引到岸上,几分钟拉上一罟,更多的是活色生香的白米虾,盐水煮得红艳艳的,用家乡话说是“佛眼生鲜”。若能耐得性子,也可冒了雨垂钩去,翘嘴白、铜头鱼、大鲤鱼、鲢子鱼……各种鱼都有。

梅雨时候正是水田青秧勃发时节,田间白鹭翩飞,秧苗如箭向上,叶尖上积了一点两点雨珠,“咚——”一声滴落,就惊了稻田秧棵下休憩的小鱼,一甩尾巴远了。僻静的田里也有汨汨的水流声,听到有人走近,一只青蛙“扑通”跳进水田间,马上响起一串“呱呱”声,更多的青蛙随即“呱呱呱呱”来呼应,声声蛙鸣连同满眼的青秧以及水田间烟雨迷蒙出的灰白雾霭,真能将人的心房染绿。而那头戴斗笠,挑了一担鳊筒行在田埂上的汉子,明早踩着雨露就能收获满腔的喜悦——他应是我童年的伙伴吧?

## 与虫儿共眠

□南京 徐廷华

中山陵音乐台,早年是我常去的一个景点,空旷、静谧。音乐台对面是一条长廊,呈半圆形展开,廊架上攀缘着紫藤花木。长廊下的斜坡上是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坪。草坪也围着音乐台呈半圆形,平时这里很安静,偶有三三两两的游人在草坪上小憩,或坐或躺,随性得很。

那天旧地重游,玩累了,不觉也仰躺在碧绿的草坪上,如茵浅草,透着茸茸的鲜嫩,闻之清香扑鼻。我仰望初夏的天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白云,远山如黛,岚气氤氲。不时有几只白鸽落在草坪上,慢走几步,又振翅飞到长廊的紫藤架上。望着望着,眼神开始疲倦了,景色也模糊了,渐渐进入了梦乡。

醒来已是日影西斜,偏西的落日把天空染成了玫瑰红。这时我觉得左手臂上有点痒痒的,用手一摸,是一只乌黑的蚂蚁。这蚂蚁好大,肚子饱鼓鼓的,晃动着两根蚁须。不像我平常在家门口小区墙角看到的蚂蚁那么微小,颜色呈褐色。怎么?手臂又痒痒的了,再一

摸,又是一只。我索性坐起来,就在我的身旁,围着黑压压一大群蚂蚁,正在搬运绿茵丛中的面包屑。我想起来了,那是我躺在草坪前,吃面包时不经意间遗留下的。这可爱的蚂蚁,它们和我一样睡一觉后,又开始勤劳地外出觅食,那时我还没醒,或许有几只经过我身边时,在我身上爬来爬去,渐渐闻到了一股香味,沿着香味寻觅,找到了食源。于是立即回去呼朋引伴,奔走告。

我揉了揉尚惺忪的睡眼,定睛一看,身旁的蚂蚁们正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咬着面包屑,慢慢地拖回它的蚁穴。绿茵茵的草坪掩盖了它们的一切,不细看是不知道的。

这时,在我的衬衫的左侧口袋里,爬出来一只灰色的小虫,浑身是足,我不认识它叫什么名字。它们爬得很快,我用手轻轻去触摸它,刚一碰这虫儿,瞬间就变成滚圆的球形状,滚落在草坪上,光滑滑的。有点像含羞草。我想起来了,这虫儿叫“西瓜虫”。我小时候还和大院的小朋友一起在树根周围捉过它们,放在一只小瓶子

里,装满了专门喂我家生蛋的母鸡。那时生活艰难,家家养鸡生蛋。没想到几十年后,我在中山陵音乐台又邂逅这西瓜虫,它的学名很拗口,叫鼠妇,历史很悠久,《诗经》《尔雅》里早有记载。可入药。我斜视刚刚滚落的西瓜虫,它已趁人不备,伸展开肢体,爬出很远很远了。

在我的裤脚前方,我看到一只螳螂,它是刚醒来,还是偶然飞来在我这里落脚?它也不怕我,停立在我的长裤脚上,举着“大刀”。我对它很有感情,想起几十年前,还专门写过一篇散文,发表在一家颇有名气的杂志上。还有几只青青的蚂蚱在我脚前方无忧无虑地蹦来跳去。或许我睡着的时候,眼前还曾飞过蝴蝶、蜜蜂、苍蝇,这些虫儿可能都在我身上停歇过,把我这庞然大物当成它们温暖的巢穴,在我身上各个角落爬进去钻出来。我与它们共眠过一段时间,浸润在草木虫鸟和土中,只是我全然不知。

人与自然、与生物就是这样和谐相生着,接着地气,永无休止。

## 五十年前的便利店

□南京 陆铮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南京夫子庙状元境东口的奇乐园菜馆(现在的状元楼酒店东楼位置)斜对面,有一家无名食杂小店。说其无名,它竟无一个正式的店招店名,但却“名气”不小,夫子庙附近居民几乎无人不晓,并亲切称其为“状元境小店”。称其小,也名副其实,简陋的店面只有十几平米,临街用木质玻璃柜台隔开,因店堂太小,顾客只能站在店外隔着柜台选货购物。但小中见大,店堂沿墙立式货架乃至柜台上几乎堆满了林林总总的食杂用品,足有二三百种。那时除了粮油须到国营定点粮站,燃煤须到煤店购买外,附近居民日常

生活用品基本可在“小店”就近解决。

记得我儿时受家长或邻居行动不便老人的差遣,常去几分钟路程的状元境小店采购,有时一天能跑几趟,偶尔有了零花钱也多半消费在这家小店。记得上小学时常替小脚的曾祖母到小店买烟和火柴,攥着她给的二角一分钱,买一包一角九分钱的向阳牌香烟和二分钱一盒的火柴。偶尔曾祖母一下给我三角钱,说句找回的钱归你了,我便跑得更快。买好香烟和火柴后看着剩下的九分钱,隔着玻璃柜扫视着琳琅满目的小零食,为买五分钱一包的话

梅还是四毛钱一支的棒棒糖犹豫不决。当然买得最多的还是上海产的九分钱一块的可可茶,跑回家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放到玻璃杯里冲入开水搅拌,顿时可口的浓香味随着热气飘散沁人心脾,也算一次小小的物质享受了。

在那商业尚不发达、没有超市的年代,家门口的这家小店如同现今的超市便利店,可以打酱油打醋、购买烟酒糖盐,可以买到各种小零食和饼干、油球、京江脐、蛋糕、面包等食品,甚至针头线脑、牙膏牙刷、茶杯暖瓶等日用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大大方便了附近居民,也带给我儿时的欢乐。

## 春花图集

□南京 王慧骐

点点滴滴的美好,如春之花亮在生活的草丛间。

他每天大清早五点左右起床跑步,跑步回来坐定了,会给一些较亲近的朋友发去问候早安的图片。图片是他精心挑选的,每天都不同。还会配上两句诗一样的话,诸如:“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愿你在冷铁卷刃前/得以窥见天光”。他年轻时发表过很多诗,现在写得少了,但那种诗的激情被他留在了几十年的生活里。

二十多岁时他从故乡出去,一路奋斗拼搏,在京城安了家买了房,呼吸了不少北京的空气。也就五十多岁,却令人意想不到地有了退隐之心。他又回到了当初出发的那片土地上。孩子大了,让她留在北京,她的人生由她自己拍拍翅膀独自去闯。

他回过来读书、写作,和青年时代的友人一块儿撸蛋,喝茶,赏画。时不时地也会自驾去不远的江边、山林,走走看看。昨日一早他在自家窗台上拍了一盆很美的花发给我,留言说,一个卖花的老太踏着三轮从他跑步的路口经过,想到窗台上那只空花瓶,于是就挑了一株。并告诉我,这盆月季叫皇后。我回了一个笑脸给他。哦,这是一个善于把诗意糅进生活里去的人。

二  
他近乎一个传奇人物。十八岁从吉林长春上放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牡丹江畔的一个山村插队,在那个屯里做了好几年的“赤脚医

## 像麦子一样生长

□湖北武汉 刘乐

从朋友圈里看到,新开放的公园里竟然有一块麦田!小小一块,呈圆形,黑色大理石地砖围边,约一个车位大小。几株麦子,像是远离田地,离群索居,就在这片狭小的圈地里生长。拔节时,它们如同月子里的婴孩,个子噌噌地长。抽穗后,它们五天左右就开花,点点白花嵌在青苗尖,微小含蓄。它们一直长到麦粒饱满,一片金黄。

等我亲眼见到时,麦子已熟透。麦子本不密集,成熟后又有点东倒西歪,有些应是被人折了穗,只留下参差不齐的麦茬,失了生机。麦子种在公园,无人收割,任凭这麦穗掉落,我的心也涌起小小的失落。

一个母亲带着小孩来了,蹲下一起看着麦田,母亲指着说着什么,小孩稚嫩地拍掌,然后对着母亲的镜头比着“耶”,和麦田微笑合影。看到这一幕,我转念一想,豁然开朗。这麦子是庄稼,也是植物。它的一生,不只是作为庄稼的一生,为饱腹人间而活;也可以是植物的一生,自然地萌芽凋落,附身泥土。它的一生,不一定要长在田里,也可以长在公园里,也可以享受游人的驻足观赏。想到这里,我不禁为设计这一块麦田的慧心点赞。

生”;后来通过考试进长春一汽所辖轿车厂做了个磨床工。1978年春考上大学,毕业后留校,种种因缘巧合,当然更多的是自身努力,一直做到了这所大学的副校长;再后来调到北京一所高校担任党委书记。几年后,国家几个部委合作成立的一个公司,调他去做老总。不知何故,一段时间后他选择了下海,去了深圳、香港,又去了美国。

在美国的一天,微信上看到一个家居南京的朋友在盱眙天泉湖边买的房,那幅背景图一下子击中他深埋于心的“知青情结”。面朝湖水,三面环山,他仿佛回到五十多年前那个待了八年的小山村,酷似的景致活像一对孪生姐妹。他人没到现场,隔空请在宁的朋友替他签了购房合同,说晚年就选这儿度过。这是一种多么神奇的精神返场啊!

我就是在这个养老社区里见到他的,他拉我到他那间环山面湖的客厅里小坐,给我讲他风雨人生的故事。还告诉我,这些年又添了个特殊的爱好:用最优质的相机拍摄星星,捕捉夜空里那些转瞬即逝的惊艳之美。经常晚间十点半,等社区里的路灯灭了(为的是防止光污染),他便像个神兽一样出笼了,头上戴顶矿工用的探照灯,沿着小径,踏着夜露,对准天空,他拍下了许许多多的星象图。有一晚拍到了北极星在树梢上,夜里就迫不及待地把图发给了我,兴奋得简直像个孩子。

也已经七十多了,但只要有了梦,一样可以被称为孩子的。不是吗?

麦芒晃晃,如家乡的手指,在我的心里一下一下挠着痒痒。这小小一块,也在我心里铺展成一片橙黄汪洋。

想起幼时在家乡,麦子黄时,父辈们都互相帮忙抢割麦子。大人敞着臂膀割麦,我们小孩弯腰捡麦,但总捡得不太干净,一些麦粒匍匐在麦茬里,躲过孩童拾捡,又躲过了虫食鸟啄,等到乡亲们翻土耕种玉米时,发现一些麦粒重新发芽,麦苗青青,一株一株,一小丛一小丛,三三两两摇曳风中,已有寸把高。麦子再生,依旧旺盛,只是这时的麦子已无法分蘖孕穗,无法结果为人所食,成了地里的杂草,最终被农人拔掉。可即便如此,它也在自己的一生中郁郁葱葱过。

再看这公园里种来观赏的麦子,它和当年田地上被人收割的麦子,还有遗留后丛生的杂草麦子,无论予人何用,它们都是麦子,都以一株植物的本心恣肆地活着。人生在世,应像麦子一样生长,只要有一抔土,便可落地生根。不管生在哪里,尽管泼泼洒洒、昂扬向上地成长。

忽地,一只鸟飞落,叼起一根麦穗飞走。我也走进麦田,拾起一根麦穗回家,连同久远的记忆和今日的感悟。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789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